

自然记

花未眠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祝勇◎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自然记

花未眠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记:花未眠/祝勇主编.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2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ISBN 978-7-5078-2749-1

I. 自... II. 祝...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891 号

自然记·花未眠

主 编	祝 勇
责任编辑	杨 耐
内文插图	祝苇杭
装帧设计	郝 旭 于 越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125
版 次	2007 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749-1/I·221
定 价	19.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责任编辑 杨 耐
内文插图 祝苇杭
装帧设计 郝 旭 于 越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自然记·花未眠

艺术记·砾石上的铭文

人生记·关于成功的谬论

人物记·遥远的回忆

都市记·罗马的旗帜

历史记·最后一个方阵

地理记·伊豆的印象

科学记·最初三分钟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祝勇
主编



出版说明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系一套大型外国散文选本，文库共8册，100多万字，辑录了多位外国著名作家、思想家的优秀散文作品，全面展示了外国散文的风格、流变和韵味。与国内已经出版的多种外国散文选本相比，本套文库不仅选文全面、精当，译文准确、流畅，而且在编辑思路上具有鲜明的特色，文库按照主题进行分类，使有关同一主题的精彩文本得以集中呈现，让读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深入自己感兴趣的情感话题和知识领域，充分领略外国散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

本套文库由于编选范围广，涉及到众多作品，如何获得作品使用授权成为一项难题。虽然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与大多数著作权人取得了联系，获得了他们的授权许可，但仍有一些作者和译者无法联系上。因此我们只好借鉴出版界的通行做法，在书后特别做出说明，希望有关作者和译者看到本书后，及时与主编或出版社联系，以便我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使用费。在此，我们要向《外国散文精品文库》的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您们对这项出版工程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您们对我们工作难处的理解和体谅。《外国散文精品文库》是原作者、译者、编者和出版者共同打造的高雅的文化产品，是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精致的礼物，相信它一定会给喜爱外国散文的朋友带来精神的愉悦，也会给所有出版参与者留下美好的回忆。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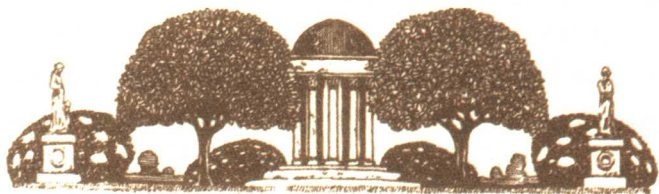
2007年2月



目 录

- 1 孤独散步者的遐想(节选) [法] 卢梭
- 18 湖畔日记(节选) [英] 格雷
- 22 日记选 [英] 华兹华斯
- 29 面对大自然的五分钟(节选) [日] 德富芦花
- 34 沙乡年鉴(节选) [美] 利奥波德
- 42 一年四季 [俄] 普里什文
- 86 秋 [俄] 蒲宁
- 93 雾 [俄] 蒲宁
- 100 初 雪 [英] 普利斯特利
- 105 冬天之美 [法] 乔治·桑
- 107 花未眠 [日] 川端康成
- 111 雏 菊 [法] 雨果
- 114 樱 桃 [阿尔巴尼亚] 米吉安尼
- 118 孤独的书 [保加利亚] 彼林
- 120 果园里 [英] 伍尔夫
- 122 树林和草原 [俄] 屠格涅夫
- 131 话说夜莺 [俄] 屠格涅夫
- 138 塞耳彭自然史(节选) [英] 怀特
- 146 鹰之歌 [苏联] 高尔基
- 156 松 鼠 [法] 科莱特
- 162 鸟语啁啾 [英] 劳伦斯

- 167 **花季托斯卡纳** [英] 劳伦斯
- 186 **尼罗河传·野生篇(节选)** [瑞士] 路德维希
- 192 **动物肖像(节选)** [法] 布封
- 203 **自然素描(节选)** [法] 列那尔
- 214 **蚂蚁的内战** [法] 米什莱



孤独散步者的遐想（节选）

[法] 卢梭

我的《遐想集》的写作才刚刚开始，就已近尾声了。另一种消遣接踵而至，它使我着了迷，甚至把我用来幻想的时间也占去了。我沉浸在这种消遣中，那股痴迷劲儿真叫可笑，每每想起，总是忍俊不禁。但我也不能不埋头于此，因为，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中，我没有别的行动准则，唯有不受制约地完全顺从我的爱好。我对自己的境况一筹莫展，只有些纯洁无邪的癖好，虽然那些人的一切评断今后对于我都等于零了，我的理智还是希望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令我快慰的事情，公开的也好，私下的也好。只以幻想作准则，只凭尚存的余力去行动。因此，现在我把干草药当成了唯一的食粮，把植物学当做了唯一的工作。在瑞士时，我虽已上了年纪，仍向伊努瓦博士学了一点植物学的基本知识。后来在多次旅行中，也曾饶有兴味地采集过植物标本，因而对植物界稍有了解，但是，由于年逾花甲，又是定居巴黎，体力每况愈下，胜任不了累人的植物采集工作；再加上我埋头抄写

乐谱，也无须别的操劳，便放弃了这种于我不再需要的消遣；我把我的植物标本和书籍卖掉了，只是偶尔又看见过我在巴黎附近散步时遇见的普通植物。这期间，我所懂得的那么一点儿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比我记它时快得多。

这会儿，我已六十有五，曾有过的那么一点记忆和奔走于乡野的那点儿余力都丧失了，又没有向导，我倒是对书本、花圃和标本再次着迷了，而且比我第一回着迷时更加执著。此时我在严格地执行一项明智的计划，即把米拉伊的《植物界》全部记熟；并去认识地面上所有已知的植物。由于买不回那些植物学书籍，我便动手转抄别人借给我的书，并决计重新编一本植物标本集，要比第一本更加丰富。为了省事，我总是先从鹅肠菜、山萝卜、琉璃苣和千里光等着手，直到把海里和阿尔卑斯山的所有植物、印度的所有树木都编进去。我在我的鸟笼附近熟练地采集植物，每遇见一株新草，我就得意地自言自语：“瞧，又多了一种植物。”

我之所以决意按这种兴致行事，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对此我无意作一番辩解。我确信，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中，一头钻进各种令我快慰的消遣中是很明智的，甚至是一个十分高尚的行为。因为，这是不让心中萌动任何报复和仇恨的念头的措施。必须清除了各种暴戾情绪的天性，才能在我这种命运中对某种消遣产生兴趣。我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方式来报复那些迫害我的人的。我让他们大失所望，我让自己幸福的这一事实来惩罚他们，这是我对他们的最残酷的惩罚。

诚然，理智让我、甚至规定我去埋头于某种吸引我、没有什么妨碍我去遵循的爱好；但它并没有使我懂得，这种爱好何以吸引我？我在这既无利可图又不会有任何长进的无谓的研究中找到哪般迷惑力？在我年老力衰、说话颠三倒四、行动颇不方便、记性开始衰退的这会儿，是谁把我引回到年轻





人的练习中和小学生的功课里的呢?这正是我要解释的一桩怪事。我觉得,它可以给我那种自我认识增加某种新线索,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获得这种自我认识,我曾花去了我晚年全部的闲暇。

我的思索或许相当深邃,但却很少是带着乐趣的,差不多总是违我心愿或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幻想使我解乏,使我心情快乐;思索使我疲惫,引我伤心。思考对我来说总是一件艰难而乏味的事情。我的幻想偶尔成了思考,但大多数时候,是我的思考变成了幻想,在这些交错进行的时候,我的

心灵便插上想象力的翅膀，带着超乎一切快乐的狂喜，游荡和翱翔于天宇。

我一领略到这种乐趣的全部纯真，任何别的操心对于我就总是变得平淡乏味了。可是，当我一旦以奇怪的冲动投入文学生涯后，我就感到了脑力劳动的疲惫和对那倒霉的功名的厌烦。同时，我发现我那些甜蜜的遐想都变得缺乏生气和索然无味了。不久我出于无奈，为自己的凄惨处境操心，就很难发现那些难得的狂喜了。在我过去的五十年中，这种狂喜曾代替财富和荣耀，只需花点儿时间，就使我成了人类最幸福的人。

我甚至在我的幻想中也要担心，我的想象力曾为我的苦难担惊受怕，它最终会改弦易辙，担心对我那令人揪心的痛苦的持续感觉最终会将我压垮。在这种状态中，我那与生俱来的本能，使我撇开一切悲伤的念头，使我的想象力沉默下来，使我头一遭把大自然的景象分割开来观赏——直到那时为止，我都是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观赏的。

乔木、灌木、花草都是大地的饰物和衣裳。没有比满目沙砾和烂泥的不毛之地更加凄凉的景象了。但是，被春天唤醒的大地，身着婚礼长裙，在江河的奔流、百鸟的啼啭中，在这三界^①一体的和谐中，展现给人类一幅充满生机、福泽和妩媚的图景，这是人的心目永远不会厌倦的唯一图景。

一个喜欢静观和沉思的人，心灵越是敏感，就越容易在这种使他产生欣喜的和谐中陶醉。一种甜蜜而深邃的幻想便会攫住他的感官，他就会带着滋味无穷的迷醉消融在他自觉与之浑然一体的这个广袤而美丽的大自然中。于是，一切个别物体他都看不见了，他所看见的，感受到的无一不在整体之中。必须有某个特殊的情况揪住和限制他的想象力，他才能通过各个局部来观察整个宇宙。

①三界即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

当我因失望而心情沉重，把全部心思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以保存这点残存的精力来防备在那逐渐加重的沮丧中消耗殆尽时，我偶尔也很自然地遇到那种情形。我无所用心地漫游在树林和山岭之中。凡是叫人伤感的東西都避免去想，只让自己去体味周围景物给人的泛泛而甜美的那种感受；我的眼睛来回观望，在这大千世界中，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引起我的注意，没有一样东西能使我流连忘返。

我对这种以目睹为快的消遣颇感兴趣，因它使一个在不幸中的人的脑筋得到休息、愉悦和放松，使人暂时忘却痛苦。万物的本质又使它变得更加诱人。芬芳的气味、鲜丽的色彩、优美的造型，似乎都在我们面前争妍斗艳，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要你喜欢这种乐趣，就会陶醉在美妙的感受之中。

然而，并非所有亲临其境的人都能领略到这种美轮美奂的感受，那是因为一些人是天性的迟钝，而大部分人则是因为他们的脑子装的尽是别的念头，从而对此无动于衷。还有一个原因，也使这些高雅之士对植物不屑一顾，那就是他们那种只会在植物中寻找药品的习惯。泰奥弗拉斯特从前可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妨把这位哲人看做是古代唯一的植物学家，但是，他却几乎不为我们所知。还是多亏那位伟大的药方辑录者狄奥斯科里德及其评论家们，医学界才竞相争夺从这些植物中提取原药。于是人们在这些植物中只发现了子虚乌有的一些东西，不管是谁都乐于给它赏封的那些所谓奇妙效用。人们不认为植物的结构本身值得注意；那些终日熟练地摆弄贝壳的人嘲笑说，如果不结合对其诸属性的研究，就是说如果不放弃对自然界的观察，植物学研究就是一门无用的学问。自然界从不撒谎，它不言不语却专门服从人类的权威：人却是骗子，他们信誓旦旦，要我们凭他们的话去相信诸多事情，但他们的話又常常是建立在别人的权威之上。你

若在五彩缤纷的草地上停住，对那些点缀在草地上的花卉连续观察一段时间，那些看见你这样做的人都会把你当做见习外科医生，向你讨点草药去医治娃娃的疥癣、成人的疥疮和马的鼻疽。这种讨厌的偏见在其他一些国家已经破除了。尤其是在英国，多亏了林耐才把植物学从药理学体系中分支出来，重新归入自然史，恢复了其经济用途。可是在法国上层社会，这门学问还鲜为人知，人们对它的了解浅陋得可怜。一位巴黎才子来到伦敦，看见某个长满树木和珍奇植物的收藏家花园时，竟赞叹不已地说：“这个药剂师药圃真是漂亮极了！”照此说来，第一位药剂师该是亚当，因为，很难想象一座花园，它的植物种类比伊甸园更为齐全的了。

这些医学概念固然不会使植物学研究变得讨人喜欢，相反还使五彩缤纷的草原和艳丽夺目的鲜花黯然失色，使碧野和绿荫平淡无奇甚至令人生厌；对于一个只想把这一切放进白中捣碎的人来说，纵使那一切千姿百态，优美迷人，也引不起他的丝毫兴趣，谁都不会把拿去灌肠的野草拿来制作送给情人的花环的。



所有这些药用植物丝毫没有玷污我的田园图画，药汤与膏药和它们根本沾不上边。当我凝视田野、果园、树林和那众多的人群时，我总是这样寻思，植物界真是大自然向人类和动物提供食品的仓库啊。可我从未想过要从中寻找药物。在大自然的各类产品中，我丝毫看不出有任何东西具有这种用途，如若大自然能开出这种多用途的药方，那它就会拿出来供我们选择的，就像它把可供食用的植物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样。我跑遍绿树成荫的地方，享受到无限的乐趣。但如果我由此而想到发烧、结石、痛风和癫痫这些人类病痛，这种乐趣就会被全部败坏掉。这里，我根本无意同植物去争夺人们赋予它们的那样了不起的效用。我要说的只是，假设这些效用确实存在的话，对于那些总在患病的学生来说就成了笑话，因为在人类患有的那么些疾病中，没有一种病能用二十种草药彻底根治的。

这种总是把一切和我们的实利联系起来的观点，驱使人们追功逐利地去采掘药物；而当人们身心健康，无须药石时，对宇宙万物就冷漠视之了。在这方面，我的感受与众不同。凡是涉及我躯体的需求感的东西都会损坏我的乐趣，使我伤感。我只有在完全无视自己躯体的好处时，才能步入精神乐趣中的温馨之境。因此，即使我相信医学，即使药物确实于人有利，我也绝不会从中找到唯有摆脱了任何功利的静观所能给予的快感。我一想到大自然与我的躯体有关，我的心就激动不起来，也就不能超脱自然。此外，尽管我从不相信医道，但我对我所敬爱的医生们却是充满信赖。我曾把自己这副身架托付给他们。十五年的经历使我吃了苦头，也获得了教益，如今我回到了大自然的唯一管辖之下，并在自然界中恢复了我原有的健康。即使医生们对我没有别的不满，但谁都不会为他们的仇恨感到惊讶。因为我本身就是他们的浮夸医术

治疗无效的生动证明。

任何个人的，与我的身体利益有关的东西都不能真正占据我的心。我只有在忘掉自己时才会更韵味无穷地进行默思和遐想，并感到那一阵阵不可名状的欣悦和陶醉，可以说，融合到了万物的体系之中，与整个大自然浑然一体了。只要人类是我的兄弟，我就旨在造福人类，由于这些计划总是与整体相连，我也就只能在公众的至乐极福中感到幸福，我的心里从未产生个人幸福这种念头，直到我发现我的这些兄弟专从我的不幸中寻求他们的幸福为止。于是，为了不去仇恨他们，自己只好躲开了，我隐遁于万物之母的怀抱，试图在她那儿躲避她的那些孩子对我的伤害。我变得孤零零的了，抑或诚如他们所说，郁郁寡欢和愤世嫉俗了。因为，我仿佛宁可要最最孤寂的生活，也不要与那帮背信弃义而又忌恨他人的恶棍们鬼混在一起。

我尽量避免思考，生怕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创痛，我尽量遏制那令人欣慰但枯竭了的想象力——那么多的忧患最终会将它伤害；我尽量忘却那些对我大加耻笑和侮辱的人们，生怕我的愤懑终将激起我去反对他们。但我却不能把整个心思集中在自己一人身上，因为，纵然我不愿意，我这颗感情容易外露的心总是力图把它的感情和存在扩展到别人身上去，因此我再不能像从前那样，一头扎进大自然这个浩瀚的海洋中，因为我精力衰竭，再也找不到于我是明确、稳定而又能企及的东西，来把自己寄托其中，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精力已不足以去恣情领略昔日那些众多的欣喜。如今，我的思想几乎只是一些感觉，我的理解能力超不出我周围事物的范围。

我逃避人类，寻求孤独，不再遐想，更少思考，然而，我天性活跃，这种气质使我摆脱掉颓丧、忧郁的麻木状态，开始关心起周围的一切事物。出于一种自然本能，我喜欢上了